

三代人的“母亲节”

汪志

有一种爱，一生一世不求回报——母爱；有一个人，一生一世值得我爱——母亲。五月的天空蔚蓝，山川绿肥红瘦，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有一个温暖的节日叫“母亲节”。而在我家，三代人的“母亲节”故事，如同三首动人的乐章，谱写着爱的传承。

八旬老妈的“母亲节”

母亲是世上最伟大而平凡的女性。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她，用柔弱双肩扛起养育六个子女的重担。我出生时不足四斤，自幼体弱多病。三岁那年的寒冬，我突发急症浑身冰凉，家人几近放弃时，

母亲硬是把我裹在棉袄里，顶风冒雪徒步几公里求医，用体温和坚持从死神手中夺回了我的生命。

如今母亲已届耄耋之年，沐浴着新时代的暖阳；新农合守护健康，养老金保障生活。每逢母亲节，我总会回到她身边。犹记童年时，母亲常给我们做简单的油水煮鱼，那香气至今萦绕心间。今年特意向开饭店的堂弟学艺，精心烹制红烧鱼。当母亲尝到那融合传统与创新的美味时，眼角的皱纹绽放成花：“乖乖，比大阿宝（堂弟乳名）店里的还香！”

妻子的“母亲节”

妻子作为六零后母亲，用两次剖腹产换来儿女双全。我年轻时

忙于事业，她独自肩负工作与育儿的重担。如今孩子们虽在千里之外成家立业，却始终心系母亲。去年母亲节清晨，儿子的高中同学突然送来康乃馨——那是远在异乡的孩子精心准备的惊喜。妻子捧着鲜花，让我记录下这幸福时刻，将感动分享给亲友。女儿更早寄来新手机，只因母亲那部旧手机“服役”五载仍舍不得换。视频时，妻子笑说：“这下能看清外孙女画的新作了。”

女儿的“母亲节”

而立之年的女儿在沿海城市当军嫂，公公早逝，婆婆经营茶园，她既要工作又要独自抚养孩子。刚上一年级的外孙女继承了母亲的艺术

天赋，连续三年用稚嫩画笔描绘“母亲节祝福”。前年偷偷用压岁钱买来妈妈最爱的饺子，去年则苦练半月，献唱《听妈妈的话》作为惊喜。女儿视频里说起这些时，眼里闪着和我们当年相似的光芒，那是一个母亲读懂另一个母亲的感动。“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穿越时代长河，从油灯下的缝补到视频里的问候，从田间地头的操劳到都市职场的打拼，母亲的内核始终未变。她们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同一种爱：那是寒夜里的怀抱，是远行时的凝望，是皱纹里绽放的笑容，更是代代相传的生命密码。在这个属于母亲的节日里，愿每份母爱都被温柔以待，每颗孝心都不留遗憾。

母亲河

李昌林

母亲
是一条淌不断的溪流
延绵不绝的水
总能养大一窝鱼
是村头那棵躬着腰的大槐树
郁郁葱葱的荫凉
总是呵护着花草的成长
是一座灯塔
总能照到最远最远
我看不清的远方
是一口甜甜的奶
让我吃饱了
还要撒一次娇的巢
母亲啊
你是我身体里
最柔软的那块肉
一触碰
就会让我
疼痛难忍
泪流满面

卜算子 又听家慈令

丁立峰

月华洒长汀，接岸江波静。
耳畔依稀倚门唤，隐约家慈令。

九万里梦中，伛偻留孤影。
纵使天涯海角外，负米归乡井。

母亲是一片瓦

王举芳

听到父亲去世消息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家的房梁都塌了。世界仿佛成了黑暗的一团，我蜷缩在墙角，看着叔叔伯伯们布置灵堂，心很疼，却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

春雨细细，滋润着万物生长，我家的屋顶开始漏雨，顺着东墙，流下一道道水痕。我们姐弟三个偎在母亲身边，问母亲：“妈，咱家的墙会被雨冲倒吗？”母亲摇摇头，说：“不会，春雨好心疼哩，它慢慢地下，不会破坏我们的房子的。”听了母亲的话，我们小小的恐惧的心，安了。

转眼就是夏天，阳光火辣辣地热起来，我们放暑假了。母亲不舍得让我们跟她去田里，她说毒辣的太阳会晒破我们娇嫩的皮肤。下地归来的母亲一进门，总是一张笑脸，即使那笑容下的脸是那么疲倦。

夏日的天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而且常常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那一夜，睡梦中的我被轰隆隆的炸雷惊醒，捂着耳朵跑到母亲的床前，床上却不见了母亲的身影。我们姐弟三个你看看我，我看

看你，都不知道母亲去了哪里。“姐姐，我们屋里也下雨了！”妹妹惊慌地说。

真的，屋外是大雨，屋内的雨点也越来越大。我抬起头，天！我家的屋顶有一块瓦似乎掉了，雨才肆无忌惮地跑到了家里。

“妈！妈！妈！”我们姐弟三人，大声喊着，除了雷声和雨声，听不到任何回应。

“姐姐，妈妈会不会不要我们了吧？”妹妹说。“不会，妈妈多疼我们，她不舍得丢下我们的。”我搂住了年幼的妹妹。

“那妈妈去哪儿了呢？”“别问了，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屋外的雨一直下，屋内的雨也一直下。我们的脸上，也有了雨点的痕迹。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似乎雨停了。可是我分明听到了窗外的雨声还在继续。走到刚才漏雨的地方，抬起头，仰着脸，真的，屋里不下雨了。

“妈妈在房顶上！”弟弟说着，推开门，跑出去，飞快地爬上竖在房檐下的梯子，我和妹妹留在屋内。

好一会儿，母亲和弟弟回到了屋内，湿漉漉的头发，湿漉漉的衣服，浑身下着雨。

原来，狂风吹断了屋后的树枝，砸坏了我家屋顶上的瓦，母亲没有喊醒我们，一个人找了塑料布，拿了旧瓦，上到了屋顶上。

弟弟说：妈妈下梯子的时候，整个身子都在抖。我说妈妈她有眼晕的毛病。

妈妈和弟弟换了干衣服，说：“只要你们三个好好的，我就什么都不怕。”

第二天晴后，母亲让邻居把他家的树修剪了枝条，母亲还是不放心的，又找了泥瓦匠，把屋顶重新修了一遍，那个夏天，风雨很多，我们躲在屋里，很安然。

父亲的单位照顾我和弟弟去厂里上班，第一天上班归来，母亲问：“怎么样？”

“不好，城里的女孩一个个光鲜亮丽，我和她们在一起，就像玉石堆里一片瓦，一点颜色都没有。”我满怀自卑地说。

母亲低低地说：“有时候一片瓦，并不见得比玉石价值低。”我望

着母亲，心里默默地说：“歪理。”十七八岁的女孩，哪一个不愿意做高贵如玉的女子，而去做一片黑漆漆的瓦呢？

申请了集体宿舍，便很少回家。我生日那天，买了蛋糕，回家看母亲。母亲十分欣喜，拿出一件浅蓝色的裙子，还有一双高跟鞋，对我说：“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我很高兴，马上换上，在母亲面前转着圈儿，母亲望着我，浅浅地笑。

我们姐弟的穿戴越来越时尚漂亮，而母亲，依旧是一身多年前的旧衣裳，她说人老了，穿得光鲜了，会让人笑话的。

时光流转，转眼多少年过去。母亲六十大寿，我们姐弟商量着给母亲买了一个玉手镯。母亲欢喜地把手镯戴在手腕上，说：“人家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觉得瓦全了，玉也不碎，才是美好的事……”

我猛然惊醒，这么多年，母亲一直是一片瓦，而我们姐弟，是她守护的最珍贵的玉。

母亲的眼里闪着玉一般温润的光泽，我的眼里，泪珠却如瓦上的雨滴，一颗一颗，落进心里。

母爱绵长

吴海贝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自古以来，写母爱的诗文书载斗量，却总也写不尽我那绵长如檐下细雨般的温情。

母亲的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它像江南的梅雨，细细密密地浸润着每一个日子。我的母亲是个极普通的妇人，梳着齐耳的短发，常年系着一条蓝布围裙。

幼时家中有一张八仙桌，桌面漆色已经斑驳。每日清晨，母亲必先于全家起床，在那张桌上摆好热粥小菜。我总爱赖床，她便轻轻推门进来，先拉开窗帘一角，让晨光斜斜地漏进来，再俯身在我耳边说：“粥要凉了。”那声音像一片羽毛，拂过耳际，痒痒的，却让人不忍再睡。

母亲的手很巧。记得有一年深秋，我着凉了发了高热。她坐在床前，帮我缝制暖手筒，针线在她指间穿梭，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半夜醒来，看见她还在灯下忙碌，便问：“妈，怎么还不睡？”她只笑笑：“就快好了，你睡你的。”第二天醒来，枕边果然放着一个崭新的暖手筒，里面还塞着一张纸条：“天冷了，上学路上戴着。”字迹歪歪扭扭的，母亲没念过几年书。

上中学时，学校离家远，要住校。每周日下午，母亲都会为我准备一周的吃食：

腌好的咸菜装在玻璃瓶里，炒好的肉酱用纸包着，还有她最拿手的芝麻糖。临走时，她总要送到巷口，看我上了公交车才转身。有一回我忘带课本，半路折返，远远看见她还站在原地，望着公交车离去的方向。秋风吹起她灰白的鬓发，那身影单薄得让人心酸。

后来我离家工作，每月寄钱回家。母亲总在回信里说：“家里什么都不缺，你自己留着用。”直到有一次我临时回家，发现她正在厨房就着咸菜吃剩饭。见我进来，慌忙要起身热菜，却碰倒了桌上的药瓶。我这才知道她风湿病又犯了，却一直瞒着不说。那天我执意要带她去看病，她推脱不过，才小声说：“你赚钱不容易，妈这点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

去年冬天特别冷。母亲托人捎来一件亲手织的毛衣，针脚密实，领口还细心地缝了层软布。我打电话道谢，她只说：“闲着也是闲着。”后来父亲偷偷告诉我，母亲眼睛花了，织这件毛衣拆了三次，有次熬夜到凌晨，被父亲说了几句还掉了泪。

如今每次下雨，我总会想起老家的屋檐。雨水顺着瓦当滴落，在石阶上溅起小小的水花。那声音轻柔绵长，像极了母亲当年的叮咛。她的爱就如这润物无声的细雨，经年累月地滋养着我的生命。



生命的目送

雷长江

十六岁那年，我考上城里的重点高中，像我一样的农村孩子都要在学校住宿，大约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回家一次。每次回来，大包小裹的，书包、衣服，还有母亲亲手做的肉酱、包子、饺子等吃的，一收拾就一堆。母亲总是执意送我，一路叮咛到达村口，我接过兜子转身上路，她却站在那棵老柳树下目送我离开。我回头对着她大声呼喊：“妈，回去吧！”她好像听不见，就一直在那儿望着，直到在路的转弯处，看不见我。

结婚成家之后，我住在镇上，每到周末或者上班中午休息的时间，我就骑着我的二八加重自行车回家看望父母。周末双休日能呆上一晚，陪母亲说说家长里短，母亲则把好吃的东西留在周末和我们共享。若是上班中午回来，

母亲一边帮我整理园子里摘下来的各种蔬菜，一边和我搭着话，并且一遍遍地瞅立柜上的老挂钟，生怕我迟到耽误工作。离开时，母亲把我拿的米啊，菜啊，用得着的家什装好，结实地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跟在我身后，悄悄到村口，依然是等我消失在路的尽头，她才返回。

后来，我买了摩托车，回家就方便多了。去时一溜烟，回时“突突突”一阵风似的离开，这回以为母亲再也不用走到村口老柳树下送我了，但是有一次我上路后下意识地把头扭过去，透过头盔的安全罩，看见母亲还是在树下向我离开的方向瞅个不停……每次那句“妈，快回去吧”都是白说，母亲依旧照做不误。

一转眼，花开花落，春去秋来，时间真的不知都去哪儿了，村口那棵老柳树依旧挺拔茂盛，可

母亲却已年华不再，白了头发，弯了腰身，变成了一个瘦小枯干的耄耋老人。乡下的老屋也空了起来，只剩锁头把门了，父母被我们安置在县城一个新建小区的二层楼上。

那年春节过后，母亲说：“你说我这是啥人，你们一走，我心咋是那么难受呢，谁都舍不得，在房间里站不稳，坐不安，连吃饭都不香。总要等上两三天心里才能缓过劲来。”

我把母亲的这番话说给弟弟听。他说：“小时候，孩子趴在窗口盼望父母早点下班回家，没想到到父母老了，又像孩子一样盼着子女回来！世事是有轮回的，老小孩，老小孩，就是这个道理！”

上次过端午，单位有事我们是提前一天走的，弟弟一家留下多陪了母亲一天。当我再次回家时，母亲跟我说，弟弟走后，出了

进户门，她就在北阳台趴窗户瞅，看见他们三口人走出单元门在西侧楼头没了踪影。她说：“你弟弟他们连回头瞅我一眼都没有，我的心木木的，说不上是啥滋味。”

从那以后我和弟弟无论是谁，离开时都会转过头来看一看，冲着母亲挥手，她也隔着窗户朝我们挥手，再转身离开。

龙应台说：“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

有些爱不说也懂，有些情不说也在。我知道她所心心念念的“瞅”，是世上所有母亲对孩子的深情目送，温暖了生命中的那些季节与流年。